

陈毅文学传记之十

从沙场走向十里洋场



何晓鲁 铁竹伟 著

.5

陈毅文学传记之十

从沙场走向十里洋场

何晓鲁 铁竹伟 著

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从沙场走向十里洋场

何晓鲁 铁竹伟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7 $\frac{1}{4}$ ·插页4·字数160,000

1986年5月第1版·1986年5月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8,700

书号10137·139 定价1.30元

1950年2月7日，陈毅视察被美蒋飞机轰炸的杨树浦发电厂。



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左起第三人为陈毅。





在上海市
一屆三次人代
大會上投票。

陳毅與參加五卅工人運動的老工人施小妹等人民代表親切交談。



1949年6月，新任上海市市长、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陈毅在紧张工作。



1949年7月6日，三野司令员陈毅在检阅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





陈毅和赵祖康副市长一起视察海堤。



陈毅在群众大会上讲话。

小 引

这一切，都发生在三十多年前，黄浦江上曙光初露的年代。这一切，都与一位忠诚、纯粹、才华横溢、满怀赤子之心的共产党员相关联。那时候，祖国疮痍满目，百废待兴，困难何其多！而这位共产党员所集中代表的党风民气又何其高昂！

今天，困难又何其多！人们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这位集惊涛巨浪于一身的共产党员。他是谁？凭什么得到上海人民那样的崇敬和爱戴？我们希望，从本书这些真实人物的真实故事当中，读者将会自己找到答案。

目 次

小 引

第一章	弯弓待发	(1)
第二章	漂漂亮亮进上海	(25)
第三章	新市长上任	(46)
第四章	初涉上海滩	(60)
第五章	银币之战	(77)
第六章	中国人的尊严	(91)
第七章	与布尔乔亚交朋友	(107)
第八章	朋友多多益善	(131)
第九章	知 音	(147)
第十章	化腐朽为新生	(162)
第十一章	刺 客	(182)
第十二章	在麦克阿瑟的炸弹下	(193)
第十三章	说真话，天不会塌	(208)

第一章 弯弓待发

1

他象士兵一样剃着光头，敞着布军服的领口，坐在司令部里摆弄一盘围棋；但显然心不在焉，老是看表，老是向门口张望。

他就是陈毅。他在等人，已经等到三更半夜，心焦如焚。从南京到丹阳的汽车里程，他仔细计算过，决用不了这许多时间。那末，是车子抛锚？是遭遇了残匪？……突然，一阵马达声响由远而近地传来了，多亲切的声音！

陈毅高兴得象个孩子，叫着“到了，到了！”把棋盘一推，抓起帽子迎出门去。一个个子不高、行动敏捷的军人已从车上跳了下来，这正是陈毅等候已久的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邓小平。

“喂呀，朗格搞的才刚到？”一口四川话。

“莫提，走岔了路，差点开到杭州去。看看不对，路边都翻的是国民党的汽车大炮，才赶紧调头，开回转来。”邓小平的四川乡音同样浓重。

“肚子打饥荒了吧？”

“你有什么给我吃的？”邓小平也不客气。

“走，”陈毅笑嘻嘻地说道：“我带你到街面上转转看。”

几分钟后，这两位华东战场的最高军政负责人，已经走在凸凹不平的石头街路上了。饥肠辘辘，而又兴致勃勃。后面跟着与邓小平同车来到的华东局财委干部骆耕漠。

那天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一个江南柔美的春夜。街灯下，偶尔有几团柳絮，轻轻飘落，四周很静。所有的店铺都已关门打烊了，偶然从一、两家的门板缝里透出一线线黄色的灯光，隐隐照见了对面墙上红颜绿色的宣传标语。不知哪家的婴孩哇哇啼哭起来，接着是母亲带着睡意的哄拍声。这个刚解放几天的城镇，一片安居乐业的宁静气氛，很使司令员和政委感到满意。不过，吃什么呢？看来，找不到吃的了。

陈毅很不甘心地说：“刚才我还听到有馄饨担的竹梆子敲的响。”转过一个街角，果然遇见一个馄饨担子，但风灯灭了，梆子也不敲了，挑担人匆匆往家走。陈毅客气地招呼道：“大伯，馄饨还有的卖吧？”

“哎呀，大军同志，对不起啦。”老乡停下挑子，抱歉地说：“统卖完了，还剩三五只馅子，十来张皮子，面条也剩得不多，只怕做不成功了。”陈毅忙说：“我们当兵的，嘴不刁，能垫垫肚子就行，你随便凑和三碗，怎样？”邓小平早在一旁连连附声道：“要得，要得！”

“好好，等一歇功夫，就好。”卖馄饨的于是点亮一盏油黑的小风灯，主顾们一边看他包馅下面，一边同他搭话聊天：

“这几天生意好做不好做？”

“市面上热闹，大军又多，我一天能多卖二、三十碗。”

“本钱还赚得回吧？”

“那是没话讲。你们不论当官当兵的，统不吃白食，哪象

国民党！”

“部队驻在这，有没有给老百姓添麻烦的？”

“唉呀，真是托解放军的福，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才算有安顿日脚过了。”

“——老乡，你那罐罐里有辣子面没得？替我们多来一点！”陈毅向来是“辣瘾”十足。

转眼功夫，三碗热气腾腾的“杂凑汤面”出了锅，面上漂着葱末油花，香味煞是诱人。三人捧碗便吃，还赞不绝口道：

“好手艺！”“嗯，比我们四川的担担面，不差！”小贩在一边快慰地笑着。

“这下可解决问题啰！”邓小平向小贩道了谢，骆耕漠便掏出几张人民币付钱。陈毅象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问小贩道：

“这种新票子，好用吗？”小贩一边点数，一边点头说：“新票子值铜钿啊，金元券只好当草纸。只要东西不涨价，老百姓就谢天谢地啦！”

“你听见了吧？”邓小平向骆耕漠说：“这就是市民群众的心理。你们搞财经工作的，可要懂得这一条哟！”

三个人谈谈笑笑地走远了。小贩担起挑子回他的家。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心里还有几分抱歉：这几位和气有趣的“同志”，竟没能吃上他一碗货真价实的馄饨。他恐怕至今也不知道，那两个爱吃辣子的四川人，究竟是谁。

2

正是他们所统率着的百万大军，此刻，正日夜兼程，长驱

直入，在广大江南土地上以泰山压顶之势连连歼灭敌军。渡江之后，我军攻势之锐猛，战线推进之快，非但使国民党大惊失色，就连我军总部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本人，也是不曾料到的。

仅在十多天前，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作战会议上，装甲兵司令官徐庭瑤还取笑说：“有人报告我，陈毅部下收集了很多夜壶，说是预备摆在船上，灌入灯油点灯照明，以备渡江之用。”这一段拙劣的编造，使那些吃饱了美援的司令官们哄堂大笑，一时竟忘记了自己连遭痛打的滋味，真以为长江防线“牢不可破”，共军只能望江兴叹哩。

四月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二十一日即向全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遵照此令，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在总前委的直接指挥下发起了渡江作战，不出三天，就解放了南京。当时各民主党派在给中国共产党的贺电中称颂道：“师次三日，伪都即克。”

按党中央原先的估计，渡江以后，沿江还可能有恶战，要到六月初才能解放南京、无锡等地。现在，国民党兵败如江堤溃决，谭震林副政委率中路我军向杭州疾进，合围逃敌。粟裕副司令员指挥东路我军已连克江阴、丹阳、常州、无锡，前锋已抵苏州。解放上海的任务出乎意料地提早摆到了总前委的面前。

四月二十六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总前委机关先后过江，进了南京。不久前还在这儿摆威风、吹牛皮的国民党司令官们自然早已“安全转进”，逃之夭夭了。当晚我军几位将领进至总统府，时间已是后半夜。陈毅说：“我等来到总统

府，不去蒋总统办公室瞻仰一番，岂不失敬？”

这三位曾被“蒋委员长”分别悬赏过一二十万银洋买取首级的共产党人，有说有笑地登上二楼，向蒋介石的办公室走去。

警卫部队的封条，保存了蒋介石办公室撤走时的原来面目：纸片和文件满地散落，那块用隶书字体镌刻的“总统办公室”棕色木牌被孤零零地丢弃在门后角落里。刘伯承扶扶眼镜，凑近蒋介石的庞大的玻璃面办公桌，说：“蒋总统的日历还是四月二十二日呢！”当时三位曾闹着玩似的，轮流到蒋介石的靠背皮椅上坐了一坐。陈毅还从办公桌上的铜笔插里拔出一支毛笔，说：“好笔，好笔，看，笔毛还是潮的咧……。”

十年以后，陈毅在《纪念宁沪解放十周年》的诗篇中写道：

雄师百万下江东，
辞庙仓皇是蒋凶。
丧尽人心终不悔，
犁庭扫穴事最公。

“辞庙仓皇”、“犁庭扫穴”，正是对当时总统府情景的凝炼描写。这是后话。当时这位“501”首长实在太忙了，还无暇顾及写诗。他们在蒋介石办公室只停留一小会，谭震林就来电报告：我九、十两兵团已将国民党逃敌六个军合围在朗溪、广德山区，我已发起攻击，全歼以后，将直趋杭州。紧接着，机要参谋送来了中央军委的来电。这正是关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的电报。邓小平读过以后，特意把电报纸交给陈

毅，很明显：上海这一仗，挑大梁的是陈毅。

上海，上海！一个空前复杂的任务摆在面前。陈毅拿着电报走下楼梯来到前厅的时候，神态十分严肃。

“乱弹琴！真是败家子！”邓政委光火了。原来他看到：侦察员们竟把二百来米长、从大厅口直铺到蒋介石办公室的大红地毯剪成了两米长一块块的。干吗？各自垫着就地睡觉！“部队不能住在总统府，统统搬起走！重新给我学习政策纪律，好好地整训几天！”

陈毅听着，深深地点点头。

3

党中央已内定陈毅为新上海首任市长。

早在淮海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央召刘伯承、陈毅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平北西柏坡，他们所关注的已不光是渡江的问题，而是渡江后如何接管宁、沪、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对陈毅说，中央的意思要他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想听听他本人的意见。陈毅没有马上表示接受。

这种态度在陈毅身上倒是罕见的。

陈毅在党的托付面前，从来没有退缩过。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濒临危境，是陈毅协助朱德，保存和巩固了这支经过大革命锻炼的红军主力，终于和毛泽东会师井冈山。红军长征后，陈毅拖着伤腿，奉命留下来领导南方斗争，胜利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陈毅又一次临危受命，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和刘少奇一起，力挽危局，壮大了华

中的抗日力量。这一回，这个素有“陈爽子”之称的人，倒为什么不爽快地答应呢？

一天，在交谈中，陈毅提议说：“可不可以让刘、邓二野进驻华东、上海，我们三野走远一点，到大西南去呢？”

陈毅为什么要把整个华东这块富庶繁荣的地区让给二野来进驻和接管呢？原来，二野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自觉地牺牲局部利益，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约九十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进行了极端艰苦的无后方作战，不断消灭敌人，而自身的减员消耗也大。这就使三野得以更多地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吃”得比较饱。接着，二野又以缺乏重武器的部队，英勇地投入淮海战役，担负了关键性的严酷的战斗重任。二野和三野，象左右臂那样密切协同作战，陈毅对刘、邓更是又亲密又敬重。陈毅这位“小弟弟”是想把华东让给艰苦转战的二野老大哥，自己“到毛儿盖去走一走”。

刘、邓当然不会接受。刘伯承司令员说，这事他和小平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对西南更为熟悉，而三野来自华东，留驻华东更为有利。

这些也正是党中央的考虑。

党中央进驻北京后，在中南海，毛泽东同志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对于陈毅将军，他们早有所知。一九三九年，陈毅的文章《茅山一年》和“脱手斩得小楼兰”的诗篇即已传到重庆。一九四五年，柳亚子先生曾赋诗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儒将”出任上海，稳得住局面，他们一致赞成。

“孔融让梨”没有让掉，陈毅就接过了解放和接管上海的

重担。

当时，全党对于进占上海都十分重视。还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就召集华东局的负责人共同讨论有关问题，提出“慎重、缓进”的方针，还说：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陈毅后来也对人说：当时确是相当地担心。这种担心主要来自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攻打上海，可能引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如果我们接管得不好，进城后停电断水，工商企业混乱、倒闭，上海就会变成一座荒凉的城，“死城”。只要这两种假设中有一种成为事实，那就不仅是上海，而是全国以至国际局势都会受到牵动。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华尔街的大老板们，对于“保护美国在华利益”向来是热衷的。美国已经在蒋介石的内战赌台上押下了六十亿美元，眼看要输光，难道就罢手？欧美各国在上海有巨额的投资^①。上海的外国资本，占在华外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上海是帝国主义这条巨大蚂蝗在中国瘦弱的躯体上吮血的最大吸盘。美国要出兵干涉，上海是最后一个爆发了。早在解放大军渡江之前，美国西太平洋海军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就在上海声称：即将以运输舰运海军陆战队至沪，扬言：“在沪市国民党当局不能控制局势时将用美国人出面维持。”

蒋介石呢？他正是想使上海守备战打得旷日持久、破坏严重，来制造舆论拉美国下水。

就在刘、陈、邓夜宿南京“总统府”的第二天，四月二十

^①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上海《新闻报》载：【法新社伦敦29日电】《经济学家杂志》撰文检讨上海如被占领，英美商业利益之前途问题：“英国在上海一处之不动产，约计两亿镑，但英帝国对华之贸易价值，实无法估计。……”